

<<篷窗追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篷窗追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3044580

10位ISBN编号：7303044582

出版时间：2005-9

出版时间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夏丐尊

页数：36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篷窗追忆>>

内容概要

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体验，我对于人生有比较深的体会，我认为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“人的自觉”。

所谓“人的自觉”就是真正了解“人之所以易于禽兽者”，亦即了解“人之所谓人者”。

我认为，人的自觉主要有两个方面，第一要有人格意识，第二要有社会责任意识。

<<篷窗追忆>>

书籍目录

序 / 张岱年序 / 季羨林序 / 舒 乙序 / 王富仁亡友夏穗卿先生 / 梁启超忆刘半农君 / 鲁迅弘法师之出家 / 夏丏尊我的畏友弘和尚 / 夏丏尊鲁迅与王国维 / 郭沫若论郁达夫 / 郭沫若我所知道的蔡元培(节录) / 顾颉刚我与陶行知先生 / 张申府忆守常 / 张申府纪念蔡元培先生--为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作 / 梁漱溟悼念顾刚 / 郭绍虞两法师 / 叶圣陶怀念熊十力先生 / 冯友兰鲁迅先生 / 张定璜刘叔和 / 陈西滢记曾孟朴先生 / 郁达夫回忆辜鸿铭先生 / 罗家伦我所见的叶圣陶 / 朱自清悼夏丏尊先生 / 郑振铎李叔同先生 / 丰子恺我与老舍 / 罗常培四位先生 / 老舍宗月大师 / 老舍林琴南 / 苏雪林章太炎 / 曹聚仁中华民族的脊梁--胡愈之 / 夏衍诤友 / 俞平伯不应当死的又死了个--悼佩弦 / 川 岛胡适琐记 / 罗尔纲丰子恺 / 赵景深恩师 / 苏步青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/ 林徽因我与李大钊先生 / 侯外庐酒旗风暖少年狂--忆陈独秀先生 / 台静农记波外翁 / 台静农鲁迅纪念 / 钟敬文缅怀尚仲衣博士 / 钟敬文回忆黎锦熙先生 / 钟敬文悼念绀弩同志 / 钟敬文记瞿秋白 / 孔另境朱湘 / 罗念生海--回忆多先生 / 臧克家忆柔石--纪念柔石遇难16周年 / 林淡秋敬悼佩弦先生 / 吴组缃哭亡友闻多先生 / 吴 晗忆西谛先生 / 吴晗故人怀旧(七则) / 张中行回忆当年竺校长 / 谈家桢杂忆佩弦先生 / 李长之忆胡耀邦同志 / 华罗庚人事固多乖--纪念梁宗岱 / 卞之琳戴望舒的诗 / 卞之琳冰心与凌叔华 / 夏志清关于熊十力 / 杨玉清忆陈寅恪先生--重读《柳如是别传》 / 唐振常清水素馨奠路翎 / 朱健胡风这个名字..... / 朱健谈陈寅恪先生 / 俞大维刘师培的脚印 / 朱维铮俞平伯的晚年生活(节选) / 木 示再版后记 / 张岱年 邓九平

<<篷窗追忆>>

章节摘录

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。

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。

半农去世，我是应该哀悼的，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。

但是，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，现在呢，可难说得很。

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，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。

他到北京，恐怕是在《新青年》投稿之后，由蔡子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，到了之后，当然更是《新青年》里的一个战士。

他活泼、勇敢，很打了几次大仗。

譬如罢，答王敬轩的双簧信，“她”字和“牛电”字的创造，就都是的。

这两件，现在看起来，自然是琐屑得很，但那是十多年前，单是提倡新式标点，就会有一大群人“若丧考妣”，恨不得“食肉寝皮”的时候，所以的确是“大仗”。

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，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，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。

然而这曾经是事实。

但半农的活泼，有时颇近于草率，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。

但是，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，他还是好伙伴，进行之际，心口并不相应，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，他是决不会的。

倘若失了算，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。

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，就开一次编辑会，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

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。

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，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，大书道：“内皆武器，来者小心！”但那门却开着，里面有几支枪，几把刀，一目了然，用不着提防。

适之先生是紧紧的关着门，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：“内无武器，请勿疑虑。”

这自然可以是真的，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

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“武库”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佩服陈胡，却亲近半农。

所谓亲近，不过是多谈闲天，一多谈，就露出了缺点。

几乎有一年多，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艳福的思想，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。

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，使有些“学者”皱眉。

有时候，连到《新青年》投稿都被排斥。

他很勇于写稿，但试去看旧报去，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。

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，是：浅。

不错，半农确是浅。

但他的浅，却如一条清溪，澄澈见底，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，也不掩其大体的清。

倘使装的是烂泥，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，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，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。

但这些背后的批评，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，他的到法国留学，我疑心大半就为此。

我最懒于通信，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。

他回来时，我才知道他在外国抄古书，后来也要标点《何典》，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，在序

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，事后，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，“晒不及舌”，也没有法子。

另外还有一回关于《语丝》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。

五六年前，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，那时候，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。

近几年，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，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；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“蜜斯”之类，却很起了反感：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。

从去年来，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，弄烂古文，回想先前的交情，也往往不免长叹。

我想，假如见面，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，不给一个“今天天气……哈哈”完事，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。

<<篷窗追忆>>

P006-007

<<篷窗追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